

琉球去清朝的進貢使，一般來說，在每年三月左右時從沖繩的那霸港起程，駛往福建省福州。如果順風的話，大約有七、八天的行程，即可到達福州的五虎門。從該地溯閩江而上，到安國鎮，在那裏接受中國官員的歡迎。在該鎮，福建方面的河口翻譯，乘上琉球船進行翻譯（松浦章《關於福建對外貿易史研究》，《東方》第60號，1986年3月出版，第26頁）。朝貢船停泊在鴨母洲，然後琉球使節一行由河口翻譯為嚮導到大保境，住在“琉館”。琉館是一座“製造精密，屋葺以瓦，有樓，以版為狀”的建築物。

琉球使節一行，大約在該館住七、八個月後，於當年秋冬之交時，正使、副使以及大約二十名左右的官員起程趕赴北京。其餘的人仍留在“琉館”，等待正使等人回到福州。

正、副使等人，由中國官員陪伴前往北京。北上途中經過延平、建寧、衢州、嚴州、杭州、嘉興、蘇州、鎮江、揚州和濟南等府。據載：“自建寧至衢，皆陸行；自嚴至揚，水行。途中所見，山水奇絕，不可名狀。”這就是說，此時琉球使節經由福建、浙江、江蘇和山東去北京。

在前往北京的途中，“風景，西湖最美，……不得放意探討，可憾矣哉。”這就是說，琉球使節一行，一路上所看到的風景，以杭州西湖為最美，但遺憾的是，他們不能隨便參觀遊覽。

再有，一路上他們還以好奇的心情看到了商業繁榮興旺的景象：“諸省市廛，極華潔。布帛、米粟、魚、鹽，各列其肆，唯其物。”這也就是說，這些使節一路上看到了專營各種各樣商品的商店，應有盡有，非常齊全。

此外，他們還記述了前往北京途中，經濟最富庶的地區的情況：“殷富蘇杭為最，此屋巨麗，美植蓬勃交蔭，入此境也，自視如畫中。”這就是說，蘇州和杭州等地，高大的房屋和華麗的宅第給使節團的人們以強烈

的印象，使他們有猶如“畫中遊”似的感覺。

四、琉球使節所見到的北京

據載琉球使節一行，“秋冬之交，發於福州，行四十餘日，乃至北京。唐山紀里（即華里——譯註）”。也就是說，他們一行於農曆九、十月間，從福州出發，途中經四十餘日，到達北京。

他們在北京大約逗留了四十餘日。“北京不置琉館，賜謁宴賚之禮，閱四十餘日乃訖，其間舍於逆旅。”他們一行住在“客亭”，所謂“客亭”，即不能使用會同四譯館，而是以別的建築物作為館舍而居（據《欽定日下舊聞攷》卷六十三，官署，禮部冊所載：“國朝改設會同四譯館，其外有朝貢使人之館舍三，一在宣武門內京畿道胡同，一在宣武門外橫街，一在東江米巷御河橋。”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第4冊，第1034頁。由此可知，在會同四譯館外，另有二個館舍可供朝貢使節們住宿）。

從“謁清主於太和殿，殿甚廣大”的記載來看，可知琉球朝貢使參拜清朝皇帝是在太和殿進行的。

據載“中山貢物，硫磺一萬二千六百斤、紅銅三千斤、錫千斤”，可知琉球中山國王進貢給清朝皇帝的物品主要是硫磺、紅銅和錫等物。

琉球使節在北京滯留期間，由清朝吏部尚書兩次賜宴。當時的情況如下：

“賜宴於吏部尚書邸者二，迎來曰下馬宴，送飯曰上馬宴，桌子上焚香供茶，而後賜酒饌，豐盛滿極，宴訖取其所用器皿，遍賜賓，賓携歸。”這時擔任吏部尚書者，大概是劉墉（乾隆五十二年即1787年時的吏部尚書雖然有福康安與劉墉二人，但福康安此時正在“陝督留任”，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第1冊，1980年7月出版，第245—246頁）。

據琉球使節記載，故宮（應為北京內城——譯註）的規模為：“北京城郭，周圍四十里。唐山紀里。”該

城設禁城九門。“禁城九門內，滿人陞衛，是麾下人。”即是說禁城內都是由滿人居住。又，從“六部官人，還往禁城，不過從者七、八人。九門之外，縱外國人遊覽。”可知六部官員在禁城內往還，可以帶七、八個侍從。九門以外的地方，這些外國使節們可以盡情遊覽。

此外，在該書中還可以知道有關報時的方法：“衙門撾鼓報時，名曰：‘衙鼓’。朝散亦鼓報，稱曰：‘放衙’。”由此可知衙門是使用敲鼓的方法報時的。琉球使節們抱有更大興趣的是有關學問的事情，其記載如下：

“北京貢院，及第詩文之題，皆出自國主。”

“北京聖廟宮中有大道，中道有國子監。”

在福州學習中國學業的兩個琉球人，對此感慨極深。

五、小結

估計到過北京去的兩個琉球使節的一席話，對於想要了解中國情況的日本人有很大興趣。即使日本人盡可從中國大陸沿海地區駛往長崎的中國商人那裏瞭解了一些中國情況，但有關北京和中國社會的情況卻很少知道（參閱松浦章《康熙年間武昌兵變在日本的傳聞》，《日本研究》，瀋陽，1985年第3期）。

據載鄭章觀與蔡邦錦兩人，“嘗入清，學於福學。”可知他們是曾在福州學習中國學問的人。因此他們所談的內容是，“清國朝野禮俗，粗可概見焉。”這就是說，他們所見所聞的中國情況，是受到當時日本人讚賞的，這從該書有許多抄本保留下來，就可以充分反映這一點。

另外，有必要重新認識鄭、蔡二人作為使節，是從琉球那霸到過北京和江戶兩個都城的人。

